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面对人类这个永恒的哲学追问与文学母题,著名作家鲁敏的新长篇《奔月》试图去进行崭新的回答。

近日,鲁敏携《奔月》来济南,与读者进行了面对面交流,也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鲁敏说,《奔月》的写作曾让她一度犹豫,写一个像病人一样的偏执狂女性角色,会不会不被文坛所理解与接纳。“虽然在生活中我的性格容易妥协,但内心总觉得还有另外一个自己要发声。”正因执着于创作的突破,才造就了鲁敏写作风格的多变、艺术创作上的先锋性。

【编辑推荐】

《少年中国之少年:梁启超传》
吴其昌 著
新星出版社

本书是抗日战争时期吴其昌为恩师梁启超所撰写的传记,当时吴其昌担任武汉大学历史系主任,随校西迁四川乐山,患肺病而咯血,书写到一半就去世了。这半部《梁启超传》以开阔的眼界和充沛的感情,为后人走进梁启超的历史和精神世界提供了很大便利。

《楼兰啊,楼兰》
高洪雷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神秘的楼兰古国到底怎么样?历史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楼兰美女之谜魅惑何在?罗布泊什么时候能重回楼兰故地?楼兰在西域到底有着怎样的历史地位?所有这些问题,和永埋于黄沙尽头、大漠之下的楼兰一起,在高洪雷的笔下复活。

《事实改变之后》
[美]托尼·朱特 著
中信出版集团

本书是由托尼·朱特的遗孀整理并作序出版的朱特的最后一本文集,收录了朱特作为一位公共知识分子所写作的诸多重要文章,记录了他思想的改变轨迹,也代表了他对公共生活持续的、充满热情的介入。

《中国神话的构造》
[日]百田弥荣子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本书主要介绍中国传统神话的历史叙述,将古老的民间神话与西南少数民族的文化联系在一起,重新构建中国的神话的框架及其体系,增加并梳理新的民间文学资料。

《偶遇》
陈鲁豫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在谈话类节目中,鲁豫用自己的人生经验与智慧,如知己,如闺蜜,如诤友般,耐心而真诚地回答。书中选入鲁豫对读者69封来信的回复,从多个层面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爱、忧伤与困惑。

《开垦地:诗选 1966—1996》
谢默斯·希尼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希尼的自选诗集。这些作品涵盖了诗人30年写作生涯,呈现了诗人写作的整体风貌以及诗人多年来情感、风格和特色的变化,充分体现了希尼所遵奉的诗歌定义,既“忠实于外部现实的冲击”,又保持着“对诗人生命内部规律的敏感”。

《滨州百件趣事逸闻》
侯玉杰 编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本书搜集整理了滨州境内的各类神话传说故事,分为风物故事篇、奇人奇事篇、夜话人生篇、精灵古怪篇,其中很多故事在民间流传已久,如孙皇后的故事、杜家的故事等,也有很多是作者搜罗典籍整理而来。

《皇上吃什么》
李舒 主编
中信出版集团

本书从细节着手,详细讲述了清朝皇宫内的饮食制度、花样菜式、皇室食器、时节食俗,以及帝王们每个人在饮食上独特的口味和嗜好等。其中还有满满的八卦精神,不断刷新读者对于紫禁城帝王生活的认识和想象。

【作家访谈】

鲁敏:对写作的认知更自由了,想做点自选动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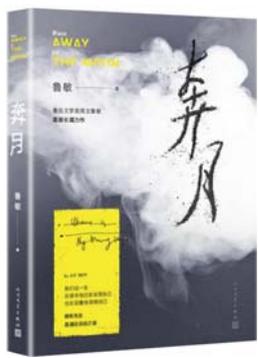
本报记者 师文静

在所谓的远方,其实又是沉重的自我

《奔月》的故事从一辆开往梵乐山的旅游大巴意外坠崖展开。小六在这场事故中消失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只留下散落满地的物品。丈夫贺西南不愿相信她已死,开始寻找其下落,却渐渐揭开了小六隐藏在温顺外表下乖张不羁的多重面目。与此同时,小六以无名之躯来到了完全陌生的小城乌鹊,开始了异境里的新生活,遭遇各种沉沦起伏,预期中的自由却并未出现,多重身份再次叠加,荒诞中显露出人性的诡谲云图……

鲁敏说,二三十岁刚步入文坛时写小说,更注重文坛的肯定,作品风格是不是主流很重要,而最近五六年的写作更遵从自己内心对这个世界的反应。“写《奔月》之前,我也担心这个主题是否太冷,但我依然写了。其实,很多人对自我有疑惑,千方百计得到的生活为什么总有禁锢感,已获得的一切为何成为束缚。能不能逃离?这个主题比较唯心,但是我想写。充满写的迫切与愿望,即使失败了,也必须写出来。”

在《奔月》对“逃离”的探索中,鲁敏没有给读者一个释放的出口。小六以全新的陌生身份投入到小城乌鹊的火热生活中,却并没有找到别样的生活,同时再也不能彻底回归之前的生活。鲁敏掷地有声地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我是谁?人是怎么样的?人的一生应该怎样度过?……但最终呈现了一个悖



《奔月》
鲁敏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论:“在所谓的远方,其实又是沉重的自我。”作家让这场探索变得无主题,变成了反中心思想,这对现实主义题材当道的传统文学领域来说是“秩序之外的写作”,是冒险。鲁敏说,其实小说所探索的“逃离”与文学母题的“逃离”已有很大差异,它是人性自我的反思,对幸福生活的疑惑,更具有时代性,与时代的关系很大。

窥视生活的戏剧化因子,窥探他人的生活

从小在文化氛围浓厚的家庭里长大,有着多于常人的阅读积累,但鲁敏18岁时就已开始在南京的邮局工作。20岁在柜台碰到来买邮票的作家苏童,她心想除了阅读,这不会是我跟文学发生的唯一瓜葛吧?显然这是命运的一个小暗示。25岁的一天,快要下班的她站在位于30层的办公室窗前,看着楼下川流不息的行人全都方向坚定、脚步匆忙,巨大的虚妄感涌来,犹如闪电来袭,惊雷响起,鲁敏突然找到了走出窄门、通往外部的途径。坐到电脑前,她打出了作为写作者的第一行字。

时至今日,鲁敏已经出版了20部作品,斩获了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等各大奖项。鲁敏近20年的创作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个是敦厚的乡土,一个是都市暗疾,后来又拓展到“荷尔蒙”系列,《奔月》既有都市暗疾的影子,也有荷尔蒙的部分,成为多年写作特色的总结性注脚,但其所有作品的核心只有一个:人与人性。鲁敏说,在她的人生中,有很多时刻,她都在窥视生活的戏剧化因子,窥探他人的生活,有一种很强烈的写作欲望。“写作的人必须能对人的命运、生活中的

微妙有着敏锐的感觉,一定要对某些瞬间有汗毛倒竖的感觉。这样才适合写作。”

写作也非常折磨人。鲁敏说,上一部长篇《六人晚餐》的创作,她其实是有自身经验可以参照的,她有厂区生活经验,也有两个破碎家庭的体验,即使没有经验也可以想象一个人失恋、热恋的状态,但写《奔月》要跟着主人公消失,去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一条路,难度很大,尤其是失踪那部分写得特别艰难,改了很多遍,才处理好情节与人物。“有时候,没有灵感很苦恼,但有了灵感之后,又觉得执行力不够,也很苦恼,会觉得自己才气没有了。写作本身太折磨人。但若有百分之二十的时间写得还顺利,那种得意和甜蜜,也真的可抵消那些令人沮丧的写作时间。”

从《九种忧伤》到《荷尔蒙夜谈》,鲁敏在近些年的写作中发生了很大变化,小说的主题越写越偏执,吸毒、恋足癖等边缘题材都进入小说,似乎作家在发神经,做了“中年出格”的事情,也让文坛一些评论家不知所措。但鲁敏说,写作一步步走到今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写这些题材,是因为它们让我心有戚戚,很想写。后来我也在反思,这种带有锐气的写作,把戏剧化的元素高度集中起来,是不是最好的写作,但那段时间我对戏剧化冲突的感受非常强烈,才有了暗疾、荷尔蒙系列作品。”鲁敏称,她年轻时,对传统的写作方式非常敬畏,非常想在传统的笼罩下来写,创作的经历丰富了、时间长了,对写作的认知更自由了,就想做点自选动作。

【新书评】 装在『笼子』里的『黄金时代』

读过一些萧红的著作,也看过关于她生平的文章和书籍,包括许鞍华拍摄的关于萧红的传记电影《黄金时代》。无论是哪个版本,无论从哪种角度审视,萧红短暂的一生均堪称苦难的一生。痴迷萧红四十余年,日本第一个系统研究萧红并卓有成就的日本女子大学文学系教授平石淑子在《萧红传》中,从爱情、生活和文学三个角度进入萧红的世界,为读者呈现了三个版本的萧红:饥饿的萧红,爱情的萧红,文学的萧红。当然,这三个萧红不可能完全分割独立,反倒相互纠缠,以致萧红都分不清哪个该是她真正的自我。

自19岁离开老家呼兰县后,萧红短暂的一生都是“与‘保护者’一同度过的,这是她自己的选择。表兄陆振舜、未婚夫汪恩甲、萧军、端木蕻良都曾经是她的‘保护者’。”在与四个男人的命运际遇中,萧红先后同汪恩甲、萧军和端木蕻良有过共同生活。如果说与汪恩甲是“初恋不懂爱情”,那么萧军的出现则彻底点燃了她心底炙热的爱情之火。

尽管萧军带有鲜明的大男子主义,甚至还曾对她拳头相向,但对于长期苟且偷生的萧

红来说,萧军确曾给过虽然不多但足以令她满足的安全感——是他帮忙逃出哈尔滨旅店的危难,是他在萧红生产时依然守护在身边,是他与萧红共同忍饥挨饿,也是他共同前往上海结识了命运中的也是文学道路上的贵人鲁迅先生……

在平石淑子看来,正是《生死场》的成功发表,才确立了萧红在文坛的地位。然而,萧红萧军患难时的携手并肩,却未能在经济压力缓解后延续。文学上小有成就的萧红深陷爱情重负,于是决意出走东瀛,以致她模糊地认为,此时“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

平石淑子调查发现,东京时的萧红过得并不惬意。除了遭到日本警察的刁难外,东北同学对鲁迅的成见也令她极为不快。另一方面,虽然与萧军拉开了距离,但萧军在东京的日子仍不如意,一方面生活始终离不开萧军的接济,另一方面创作并未迎来想象中的井喷,更主要的是,仅仅几个月后恩师鲁迅便驾鹤西归。鲁迅既是萧红走出饥饿的救星,也是萧红深耕文学的强大动力。如果鲁迅健在,萧红或许可以在文学道路上走得更远,或许不必

重陷更大的饥饿之中。

1936年11月,在东京的萧红给萧军写信:“别人的黄金时代是舒展着翅膀过的,而我的黄金时代,是在笼子过的。”生活的困顿或者说是饥饿始终是萧红最大的“囚笼”,即便是在远离故国故人也远离战争的东京,萧红盼望的“黄金时代”依然如水中月镜中花。

斯人已逝,万念成空。直到萧红耗完三十年的短暂光阴,她所期望的“黄金时代”依然被紧锁于她的“笼子”之中。大抵可以断定,这个“笼子”制约了萧红的文学造诣,这也成为本书作者,还有诸多研究者倍感遗憾之处。



《萧红传》
[日]平石淑子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